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六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黄其榮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姓趙氏年

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韋為相封十萬户號曰文信侯招致賔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頴曰主廄内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賔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徐廣曰一作齕麃公等為將軍應劭曰麃秦邑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

騖攻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騖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燕虛長平徐廣曰一作干騆按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

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麃）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徐廣曰一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毒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

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媟言尊尊之意也己酉王冠帶劒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為亂地理志蘄年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

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内史肆佐弋竭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佽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

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復居甘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

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徐廣曰橑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

軍罷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曰一作文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

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内羌瘣伐趙端和圍

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

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

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刼

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

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皐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倣此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謚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

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上中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

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

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

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濵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

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

不賔服親巡遠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徐廣曰隔一作融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腄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腄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腄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

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

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

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徐廣曰燀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宇宇宙縣赤縣）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

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茅盈内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

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羡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

來田（徐廣曰从一作分）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竝河

以東（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

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
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
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
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
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
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
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

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尚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

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己）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

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宫隱宫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荆

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

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從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畤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

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一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

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晝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代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

康曰長安西南有滈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

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

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

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儼曰王乘與路車）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

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

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一作錮錮鑄塞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

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户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毁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毁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

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

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

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

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

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服虔曰儋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

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别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

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

茅茨不翦飯土塯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𥁃啜土形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也器也雖監門之養不轂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

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已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

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

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傅𤚲綵曰士傅宫外向為廬舍晝則廵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宫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羣臣士

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

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宫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

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組者天子黻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駰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宗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

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

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駉案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

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

於海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

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

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漢書音義曰締結也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

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

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韋昭曰越有百邑）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徐廣曰斬一作踐駰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

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服虔

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槿也如淳曰櫌椎塊椎也非錟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錟一作銛駰案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鎩音所拜反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

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

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

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馮翊有衙縣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𦵔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𦵔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𦵔陽初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𦵔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徐廣曰之一作走宮𦵔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𦵔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𦵔竘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宫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剌龔公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

表云星晝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徐廣曰靈公子葬嚻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

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　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

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

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幷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皇葢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沒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

屋蔡邕曰黄屋者葢以黄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恱怨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户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賛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絶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集解卷六

史記集解卷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蘄（蘇林曰蘄音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蘄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楊縣逮捕梁乃請蘄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賔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淛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才氣過人雖吴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

誠籍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

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駰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令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蒼頭謂士卒皁巾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軍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

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文穎曰景駒楚族景氏駒名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陸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

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騶衆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户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如淳曰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

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矣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墻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

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救趙諸别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頴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鋭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

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名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駰案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今屋枝斜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

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

顧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

内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候軍候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户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户地名在梁洪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徐廣曰在鄴西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

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墟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於此汲冢曰殷墟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

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也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

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徐廣曰鯫音士垢反魚名駰按服虔曰鯫音淺鯫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鯫姓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

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
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
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
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
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

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
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
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
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
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

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

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脱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劔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

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烏來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

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漢春秋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

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從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瓚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

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令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戸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

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郴音綝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大顔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祀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

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説説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

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

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魏雍時已敗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旦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殺

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徐廣曰在彭城睢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卻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瓚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窅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

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瓚曰其音基）從太公呂后閒行（如淳曰閒出閒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

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有索亭晉灼曰索音柵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大倉漢之三年項王數侵

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歴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冢在盧

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千容反魏豹守

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

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

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擿嬈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決雌雄毋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

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能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韋昭曰音子閭反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

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鄢在鄭地汜瓚曰高祖攻曹咎成皋渡汜水而戰今成皋城東汜水是也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剄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

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漢書音義曰眛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

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駰案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

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臣瓚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至垓

下徐廣曰在沛之洨縣洨下交切駰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從騎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
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
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
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
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

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瓚曰在牛渚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駰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

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

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

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相平皐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目葢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

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竝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史記集解卷七